

南

史

七



列傳第十三

南史二十三

李

延壽

王誕

兄子偃藻弟子瑩

偃子藻瑩從弟亮

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球

王或

子綯續孫克

綯弟續或兄子蘊

免

免弟份勤

份孫銓質固

錫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雒鄉侯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廢

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
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脩等由此
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爲陳請乃徙廣州盧
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
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
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
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
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
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
曰公旣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

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
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
武帝伐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
長人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旣平誕求
先下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
官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帝
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等侯
子誦早卒誕兄嘏字偉世侍中左戶尚書始興公嘏子偃
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
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偃縛諸庭樹

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閣詔主乃免偃謙虛恭謹
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
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
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
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
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
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敷作
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
典外顧審輜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
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

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
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
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倖仰緣
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
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具長佯愚以求免子故
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保雪於北階何瑀闕龍
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沖幾不免
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
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
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關

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
踈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
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
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
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居媪自唱多知務檢
口舌其間又有應荅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
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
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有別意召
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
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袖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

垂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
整服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
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謂今義絕傍私虔恭正
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
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
誘本其怙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
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怙同科律王藻雖復疆
假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魂楮暖憂憤用致夭絕傷
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
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費咎以臣

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
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訐臣
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
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
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
非唯止陳一己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受惠之切伏願
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群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
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
帝以此表遍示諸王以諷切之并爲戲笑元徽中臨川主
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廢嗣許之藻弟懋字昌業光祿大夫

封南鄉侯懋子瑩

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
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
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荅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
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
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麇肥懋問那得佳味超宗
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
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父之後歷侍中東陽太
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
二郡皆有能名還為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

瑩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群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為己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為吳興東身登岸徐時為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惠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乘舫人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為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

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
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群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歛板荅曰昔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錄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衆
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既
為公頃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
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
遂向東為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
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謚曰靜恭少子實嗣
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為新
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

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都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
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
免後為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襖實衣冠
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
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即起後密啓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贈
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
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
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
晉陵令沈嶺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嶺之

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骸尊傍犬爲犬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嶺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柘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柘帝之內弟故深友柘柘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柘情好攜薄柘昵之如初及柘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爲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雲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

送誠欸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穆仍集亮等於太極殿
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暉領軍瑩曰城閉已
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穆又曰桀有昏德鼎
遷于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曰亮默然朝士相次
下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齋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城
平朝士畢至亮獨後褰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用
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
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乃爲侍
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封
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疾不

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病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褻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謚煬子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會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厥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歛丁母